

都市文化研究译丛



空间与政治

(第二版)



(法) 亨利·勒菲弗 著 李春 译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空间与政治

(第二版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空间与政治:第2版/(法)勒菲弗(Lefebvre, H.)
著;李春译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8
(都市文化研究译丛)

书名原文: Espace et Politique
ISBN 978-7-208-08200-7

I. 空… II. ①勒…②李… III. 阶级分析-文集 IV.
D01-53

·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60702号



· 都市文化研究译丛 ·

空间与政治

(第二版)

[法]亨利·勒菲弗 著

李春译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35×965 1/16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110,000

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,250

ISBN 978-7-208-08200-7/D·1460

定价 22.00元

出版说明

都市文化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前沿学科，主要研究现代都市文化的缘起、变化和发展的规律。它与文化研究、都市研究、社会学、地理学、历史学、文学等学科紧密相关。都市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，也与中国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，我们期待着这门学科在中国生根、发展，能以中国经验为基础，放眼世界，取得新的突破，并积极参与到中国的都市文化建设中去。为达到此目的，大规模地译介国外的都市文化研究成果，不仅是必需的，而且也是很紧迫的。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，学科的自主和创新，必定要建立在全面了解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。

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-研究院自 2002 年成立后，策划了大型的“都市文化研究译丛”，译丛不仅包括一批都市文化研究、文化理论的经典著作，也包括显示出最新发展动向的近作，我们注重在理论方法上有重要启示意义的名家名著，也注重对某种现象作实证性研究的学术专著，同时计划译介一些概论性的著作。总之，只要是对中国的都市文化研究有参考价值作品，都在我们译介的范围内。我们吁请海内外的学者、专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，吁请更多的翻译家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。

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-研究院
2007 年 3 月

序言：亨利·勒菲弗与都市

《空间与政治》是亨利·勒菲弗(1901—1991)在1968年后的几年里关于城邑(ville)、都市(urbain)^①和空间的问题构成(problématique)^②的思考成果之一。本书中收录的几篇文章，都强调了空间的政治维度。空间不就是政治所置身于其中的场所吗？为了向读者推荐第四次再版的《空间的生产》[人类出版社(éditions Anthropos)，2000，我同样为之撰写了序言]，在这里，我要介绍一下本书的相关背景，以便读者能够按照作者的理路进行阅读。

作为20世纪50年代的乡村社会学家，勒菲弗在70年代转变成了一个都市研究专家。是什么让勒菲弗变成了一个都市、空间与城市的思考者呢？

而且，特别是对于艺术学校或者城市规划研究所里那些以前的学生来说，空间的政治维度是无法回避的。自从他那些以都市为课题的著作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(德语、英语、美语、丹麦语、希腊语、西班牙语、意大利语、日语、葡萄牙语、塞黑—克罗地亚语)之后，与其世

① 关于“ville”(城邑)和“urbain”(都市)的区别及其中译法，见本书《城邑与都市》一文及译注。——译者注

② “problématique”目前有多种中译法，比如：提问法、问题框架、问题构成、总问题、问题式、难题性等。本译本权取“问题构成”。关于这一概念的含义，可以参考路易·阿尔都塞《保卫马克思》第二章《论青年马克思》。——译者注

界性的影响相应的是，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也得以大行其道。同时，人们可以看出，有关这一课题的著作，只出现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。总的来看，我们可以认为，这与他在农特尔(Nanterre, 1966—1973)学院^①的驻留期是相对应的。在七年的时间里，勒菲弗出版了七部关于这一课题的著作。在这之前或者之后，他都没有出版任何一部关于都市的著作。提醒一下，这一系列著作以1968年的《进入都市的权利》(*Le droit à la ville*)而始，接着是《从乡村到都市》(*Du rural à l'urbain*)(1970)、《都市革命》(*La révolution urbaine*)(1970)、《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》(*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 ville*)(1972)，《空间与政治》(*Espace et politique*)，即《进入都市的权利》第二卷(1972)，最后，我们在1974年还重编了《空间的生产》(*La production de l'espace*)作为这一系列著作的压卷之作。

这难道是说，空间的问题构成是凭空产生的吗？不，50年代在莫瑞尼斯(Mourenx)时他就已经注意到，在他对乡村的衰败所进行的批判中，这一问题构成就出现了。正是在那时，朗德(Landes)^②出现了石油联合企业。然而，除了一两篇文章外，在60年代初期，勒菲弗还有少量关于这一课题的文字。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，在1966—1977年间，勒菲弗撰写了许多关于这一课题的文章。其中有些是独立完成的，有些是与他人合作完成的。在农特尔，他主持了一个城市社会学研究团队，而他的助手，就是从事独栋住宅研究的亨利·雷蒙

① 即巴黎第十大学。——译者注

② 勒菲弗于1901年出生于朗德省 Hagetmau 市。——译者注

(Henri Raymond)。

《进入都市的权利》出版于1968年。这是一种“宣言”，宣告勒菲弗开始了在城市研究领域里的工作。这位哲学家指出，城市中处处都充满了堕落。尽管城邑和都市都强调使用价值，然而，通过工业化来实现的商品扩张，在这种模式下，给现实中的都市造成了破坏。住宅的交换价值，让社会生活的堕落合法化了。多年来，主流的意识形态，就是建造“住宅”的意识形态。社会性是都市生活的特点，而人们却不再把社会性看成是社会的。一方面是经济和金钱方面的考虑，另一方面是在都市中进行非生产性的投资，两者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。资本的积累与节日中对资本的浪费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，从19世纪到20世纪，都在折磨着都市。都市变成了最大的社会实验室。勒菲弗指出了大量的都市现象，表明了理论思考与实践行为和想象的不一致。“工业化的方向和目标，就是在探索中形成都市社会。”都市社会迫使人们对哲学、艺术和科学都加以重新思考。为什么会是哲学呢？因为都市，就是哲学的起源的问题构成：是它的媒质和中介。而今天，都市已经完全脱离了自然，艺术也受到了质疑。一种新的计划逐渐形成了，这就是为都市社会和都市社会中的日常生活服务的计划。至于各种学科，则无法回避与这一新对象的冲突。因为没有放弃其专业性，所以数学、信息学、政治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，在都市领域都遇到了一种对于总体性和综合性的要求。都市引发了一种知识战略，而这种战略对于政治战略来说是必不可少的。勒菲弗试图评估，对这一知识战略进行思考，有着怎样的可能性和前景。他的答

案，就是让一种新的权利进入实践：进入都市的权利，也就是，进入都市生活、人文环境与新型民主环境中的权利。在本书中，人们将会发现关于节日的观点、关于游戏的观点。而这些在巴黎公社宣言发布时就已经被阐明了……

《空间与社会》的创刊

1968年5月的运动，让《进入都市的权利》中的论文在全世界得到了飞速传播。那些在1968年的声明中思考着这场运动的、能够保持清醒的社会学家、建筑学家和政治学家，都聚集在了亨利·勒菲弗周围。他和他们一起创办了《空间与社会》(*Espace et société*)杂志，并在1970—1980年的整个十年的时间里，主宰着关于空间的生产问题的思考。这一杂志由人类出版社发行。在其中，勒菲弗扮演了思想组织者的角色，而塞尔日·若纳斯(Serge Jonas)则是技术组织者。

杂志创刊号里的第一篇文章就是《对空间政治的反思》(*Réflexion sur la politique de l'espace*)，该文曾于1970年1月13日在巴黎城市规划研究所报告会上宣读过。在这篇文章里，他透露了自己关于城市问题的研究计划。这其中对过去十年的总结。这种回顾，使人们可以由此评估60年代的所有言行，如果说那时候是富人处在了都市化的最前沿的话。对之进行分析，和权力高层的视野转变一样，都是很有必要的。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实。我们应该对其予以评估。

文章指出，过去的十年被一种意识形态统治着。这种意识形态包含如下三个命题：

第一，有一种严密的^①行动；城市规划有时候以经验的方式呈现，有时候运用确定的科学概念（人口统计学、经济学、地理学等等），有时候又以跨学科的方式运作；

第二，在城市规划的领域内建立一种适当的认识论；

第三，城市规划应该被放在社会总体性的层面上，由此，它建立起了一门关于空间的学科，而同时它又应该被放在局部性的层面上，放在住宅的层面上。

这位哲学家所指出的，是空间对于时间的优先性。空间被想象为自在的和自为的，而在政治之外，它还与某种意识形态有关。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防止人的欲望进入这一逻辑之中。或者，正如勒菲弗所指出的，空间是政治性的。它是战略性(stratégique)的。曾经的那些战略，已经让空间建立起来了。我们应该追溯这些战略的轨迹。与表面现象不同，空间不是均质的。空间的生产可以与任何商品的生产相比。然而，在商品生产和空间的生产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法。作为历史的产物，在物资规划、财政规划和时空规划中，空间是一个集中的场所。在技术官僚(technocratic)的头脑中，存在着一种总体性规划的错觉。只有在这一规划的缝隙中，民主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。空间与自然，都是社会矛盾的测量仪。“和空间一样，自然也被政治化了，因为它被引入到了那些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战略中。比如对国家公园的管

^① 严密的(cohérent)：本书中多次使用了“cohérent”一词，根据不同的行文需要，译者将其翻译为“严密性”、“统一性”、“协调性”、“一致性”等，但都指的是经过学科化、专业化后形成的一种知识上的逻辑性。勒菲弗对城市规划的学科化、专业化倾向提出了质疑，由此强调空间的政治维度。——译者注

理等等，就已经是一种战略了，尽管只是一种很小的战略，或者更确切地说，只是一种策略(tactique)。然而人们应该看得更远些。”

在国家公园的问题上，勒菲弗在1966年10月1日已经引起了人们注意。那正是举国上下都在对地方的自然公园进行研究的时日。正如让-路易·巴雷西(Jean-Louis Parisis)和米歇尔·佩拉尔蒂(Michel Peraldi)所证明的那样，社会学家的报告《城市文明的深层欲望与新欲望》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。“他们的提议在那些日子里一直被人们议论着，并且以流言的方式传播着。”勒菲弗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模型。在这个模型里，欲望的动力，建立在一种对失望的补偿机制上。勒菲弗曾经断言：“从19世纪末以来，郊区遍地都是独栋小宅楼；而今天，调查显示，仍然有82%的法国人更愿意住在独栋小宅楼，而不是群体的集居楼里。伴随着这种对独立住宅的青睐，因为工作的约束和集体的生活方式，人们产生了冷漠。同时还有一种失望。而那种独栋小宅楼，如果人们能忘记它的种种不便之处，那就绝不是一种拘束乏味的生活。通过广播电视，人们的想象，就寄托在这种不让人满意的、非社会化的，或者二度社会化(resocialisée)的生活中。尽管有了这种想象中的补偿，但是那种失望还是很深层的；而在这种情况下，就会有巨大的投资进入娱乐业。”勒菲弗的论断所赖以建立的理论框架，处于这样几个不同的层面：占有与约束(l'appropriation et les contraintes)、社会想象与符号的分布(le deployment de l'imaginaire social et du symbolique)、意识形态。勒菲弗断言，那种由空虚产生的失望情绪正在发展着：“那些预示性的符号越来越多。在以工人阶级、青

年或者妇女为代表的群众运动中，不是已经存在着很多投资的可能性么？也许，其中还有其他的群众性发明；到目前，我们仅仅看到了自然和性！”这番话引起了一些反响。全国自然保护协会信息发布委员会总书记J·B·维尔莫林(J.B. Vilmorin)曾这样回应：“勒菲弗教授谈到了群体破坏……我相信，地方的自然公园，并不是人们对自然进行群体破坏的入口。相反，它应该引发人们对自然的群体性热爱。”

都市革命

在《对空间政治的反思》一文中，勒菲弗指出，空间是政治性的，同时，对于国家的中心化(centralisation)要求来说，去中心化(décentralisation)是一项挑战。这个关于都市战略的问题，被写入了《都市革命》一文的末尾。都市是一种政治挑战。这一挑战在理论层面上被概念化地处理了。勒菲弗重新提出了异化(alienation)和日常生活批判(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)的概念。人们应该提出一种知识战略，以便持续不断地将理论与经验进行比照，以便通向一种总体性的实践(praxis globale)：都市社会的实践。这种实践就是要像人类占有时间和空间一样，争取一种高级形式的自由。的确，政治家们控制着这些过程。正是他们拥有对技术的控制权。然而，斗争的作用，就是要把辩证的分析掌握在手中。它将使我们能够“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方式”，说出那些真实的、可能的与不可能的东西。分析就因此变成总体性的了。在南美(那里的游击队在发展着)、北美(那里的城市矛盾使得城市中心与黑人贫民区形成了鲜明对照)、亚洲或欧

洲，城市问题的存在方式各不相同。勒菲弗提出了都市战略的几条原则。这一战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：

第一，将都市的问题构成引入政治生活中，而其方式，就是将它纳入最基本的规划中；

第二，制定一个方案，其中的第一条，就是广泛的自治。这种都市的自治，要同时考虑到产业的自治；

第三，重新认识进入都市的权利，即不被排出在构成性中心(*la centralité*)^①之外的权利和不被排出在这种构成性中心的形成运动之外的权利。

人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，这些命题都是现实的社会运动和全世界的城市暴动促成的。

空间的生产

勒菲弗的研究因为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而变得丰富了。这体现在《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》一书中。勒菲弗在《空间与政治》中继续了他的分析。这部我们即将阅读的著作，收入了勒菲弗在1970—1973年间在几所大学(东京、牛津、纽约、智利圣地亚哥、加拉加斯)的巡回演讲稿。作为修正，它们将别的著作中提出的某些观点具体化了。他重新定义了城邑与都市，在恩格斯与乌托邦的关系中重新解读了恩

^① 在勒菲弗那里，“*centralité*”指的是一种“聚集、集中和共时化的形式”，而“*centre*”则是已经存在的、相对静态的中心。本译本将“*centre*”译为“中心”，而权且将“*centralité*”译为“构成性中心”，以突出其动态过程。——译者注

格斯，又研究了“后技术”社会(société “post-technologique”)机制。他从社会阶级与空间的关系这一角度，对这些阶级进行了分析。在《资产阶级与空间》一文里，勒菲弗指出了法国的不平衡发展，指出了巴黎与周边地区的矛盾。“这座首都把一切都向自身吸纳：人口、智力、财富。这是一个决策和舆论的中心。在巴黎周围，分布着一些从属性的、被等级化的空间；这些空间同时被巴黎统治着、剥削着。帝国主义的法兰西丧失了它的殖民地，却又建立起了一种内部的新殖民主义。现在的法国包含着一些超发达、超工业化、超都市化的地区。而在很多的地区，欠发达状况正日益加剧。”他进一步指出：“今天，统治阶级把空间当成了一种工具来使用，用作实现多个目标的工具：分散工人阶级，把他们重新分配到指定的地点，组织各种各样的流动，让这些流动服从制度规章，让空间服从权力，控制空间，通过技术来管理整个社会，使其容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。”在《工人阶级与空间》一文中，勒菲弗从无产阶级与都市的关系出发，描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。他指出，豪斯曼(Haussmann)所构想的那种对都市加以控制的政治，普罗阶级对它的回应，就是巴黎公社。在最近的现象中，他分析了滨海福斯(Fos-sur-Mer)规划^①、洛林的清理^②、工人阶级被赶往敦刻尔克等。资产阶级的这些新实践，让他对政治思考的统一性特征进行了质询：这就是企业？这难道不更是空间的生产吗？

① 20世纪60年代关于滨海福斯综合工业区的规划。——译者注

②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，洛林关闭了大量高成本、高污染的矿场和重工业企业，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，逐渐完成了工业转型。——译者注

新的社会运动是否可以在这个层面上被构想出来？这样多的问题被提出来了，而这些问题仍然有现实性。

《空间的生产》，是这一课题的研究的总和。这本书考虑到了方法的设计，但仍然是通过其研究对象来进行的。城市规划界和建筑业从中吸取了不少。勒菲弗本来可以在1972年退休，但为了完成这本书，他获得了一年的延聘期。这就表明，他那些关于空间的著作，与进入农特尔学院社会学系，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。在这部著作里，勒菲弗为城邑作了定义。它是一部作品吗？不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，它是一种生产。而同时也是一种生产方式：“交换的网络、原材料和能源的流动，构成了空间，并由空间决定。这种生产方式，这种产品，与生产力、技术、知识、作为一种模式的劳动的社会分工、自然、国家以及上层建筑，都是分不开的。”勒菲弗解释说，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社会空间，而总体性的突出并不会抹杀局部性。这些社会空间是相互渗透、相互重叠的，它们并不是互相限制的。勒菲弗分析了这些场所是如何构成的。他指出，围绕着空间的概念，19世纪的一些社会因素(阶级、工业化)得到了重组，然而它的问题构成却发生了变化。分析的对象，应该转为社会关系的再生产。空间应该被当成一个总体来考虑。我们应该在它的复杂性中接近它，并在这种复杂性中展开对它的批判。那些关于空间、景色、乡村和城市的描述性作品则不再重要。它们都是通过剪裁形成的。它们仅仅是空间中所存在的事物的清单而已。勒菲弗期望展示出一种物理空间、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之间的理论统一性。每一个社会都会生产出它自己的空

间。伴随着一种世界性的(mondial)空间的出现,都市,作为积累的摇篮、财富的场所、历史的主体、历史空间的中心,就发生了分化(éclaté)。勒菲弗试图评估它的全部后果。

亨利·勒菲弗的著述甚丰。他的都市理论只出现在了一个短暂的时期里。今天,有人帮助我们发现了勒菲弗的作品。他的五十七部著作中的大部分,而今都还被束之高阁。他的不少已经脱销的著作,如今也被重新出版。目前这部作品的重版,就是在这场运动中进行的……和《空间与社会》同时重版的还有《元哲学》(Métaphilosophie),由塞勒普斯出版社(éditions Syllepse)出版,该社在1999年已经重版了他的《被神秘化的意识》(La conscience mystifiée)(与诺尔波·古特曼[Norbert Guterman]合著),还在1998年重版过《由农特尔迈向巅峰》(L'irruption de Nanterre au sommet)。我已经有一本书谈到了亨利·勒菲弗的著作、勒菲弗本人以及这个世纪的遭遇[梅塔耶出版社(Métailié),1988,共360页]。它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层次来阅读这部著作……关于他的其他著作,已经出现在不同的国家……一场关于他的著作研究的国际研讨会将于2000年11月在巴黎举行……为此撰写出的文章已经有数十篇,读者可以查阅(详细信息请咨询:ajzenberg@aol.com)。

雷米·埃斯(Remi Hess)
巴黎第八大学教授

目录

序言：亨利·勒菲弗与都市/001

导言/001

空间/021

对空间政治的反思/043

城邑与都市/063

恩格斯与乌托邦/073

“后技术”社会机制/089

资产阶级与空间/127

工人阶级与空间/143

导言

当一个文本要获得一种理论意义和自足性的时候，作者首先就得进行一种蒙太奇式的剪辑，将他力图封闭起来的一片“园地”划为己有。个人占有的行为十分粗暴，永远都值得怀疑，尽管由于其合法性，它已经很平常和频繁，因为私有化的观念已经广泛地渗入了人们的思想认识中！不止一个科学家，以耕作的随意，来对自己的园地中存在的种种障碍进行辩解。在这里，笔者这样辩解，是因为要阅读收录在这本书中的每一篇文章，都不能不参照在别处发表的关于日常生活、空间、各种“权利”（进入都市的权利、差异的权利）、（社会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等方面的文章。

与城邑和都市相关的研究，回到了关于空间的研究，并产生了一部著作（通过这一标题来表示：《空间的生产》）。这一社会空间理论，一方面包括对都市现实的批判分析，另一方面包括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分析；实际上，日常生活与城市，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，同时，产品和生产，通过这两者而占据着一个空间，而反过来也是如此。这一分析建立在社会实践活动的总体(ensemble)之上，因为这些活动在都市的、日常生活的复杂空间中纠缠在一起，直到在某一点上能够确保生产关系(社会关系)的再生产。通过这个现实的空间，对它